

小说本体思考录

程德培著 CHENGDEPEIZHU



XIAOSHUOBENT
SIKAOLU

NIUDUCONGSHU

牛犊丛书

NIUDUCONGSHU



小说本体思考录

XIAOSHUOBENTISIKAOLU

程德培著

CHENGDEPEIZHU

牛犊丛书

NIUDU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国平
封面设计：朱展程
作者头像：麦荣邦

牛犇丛书

小说本体思考录

程德培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75 插页 3 字数 94,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书号：10078·2876 定价：1.45元

卷 头 语

文学观念在更新,美学思想在嬗变,传统文化在发展。时代正呼唤着变革。我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活跃着一支敏于思索,勤于耕耘,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青年生力军。他们犹如初生牛犊一样生气勃勃。为了反映他们的研究成果,记录他们前进的足迹,鼓励他们继续登攀,我们开辟了这块园地,名曰“牛犊丛书”。

“牛犊丛书”专收青年学人的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和中外文学批评的专题论著,一般限于十万字以内。坚持四项原则,提倡百家争鸣。我们期待着探索的佳构、沉思的美果、新颖的华章、潜心的精制在这块园地中争芳斗妍!

书前有序,书后有跋,为一般著作通例。本丛书每种前有“编者与作者对话”一篇,使读者了解编者组稿意图、作者写作设想、本书主要

内容和其他有关情况,可视为序言,不妨先读。

愿初生的“牛犊”,在这自由的园地里,拉它几回犁,练它几身劲,吃它几丛草,喝它几口水,积累经验,增益才智,献出更多的奶和力,迎接更远大的前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问 这是你的第一本专著，涉及的似乎是小说的发展变化与本体研究两部分，请问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 这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不见得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专著。的确如你所说，我所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从具体的文章来看，也是基本分两类，一类象《小说中的新因素》、《连续性的中断》、《完整性的破裂》等主要是以当代小说的变化为阐述对象，但是如何变的出发点则是小说的叙述；另一类则是以小说叙述研究为阐述对象，但支撑基本观点的材料又是当代小说的变化。两类文章侧重点虽不同，但互有联系，互为补充。

问 那么，书中涉及的当代小说，其范围又是

如何？

答 当然不会全面涉及整个新时期小说，这里主要涉及我所感兴趣的小说。如果说具体范围，比较集中的是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因为在我看来，一九八五年是新时期小说变化最为剧烈的一年。

问 书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恐怕就是“叙述”，有时候，甚至以“叙述”代替“小说”，你的意思是否认为，小说艺术的本性就是叙述？

答 谢谢你的留意。当然，我不会在现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简单地把叙述称之为小说的艺术本性，因为这很容易不攻自破。叙述本身也是个很大的范围，除小说之外，散文、叙事诗、戏剧也同样有叙述的成份。但是，我的确非常地重视叙述问题，而且把叙述看作是小说艺术的基本手段。只要一涉及小说的叙述，自然也就连带着小说艺术中的许多基本问题，诸如语言、时间、空间、结构、形式……

问 那么你的这本书是否是一本关注小说形式的书？

答 也可以这么说。但我不怎么喜欢用“形式”

这两个字，因为长期以来，关于形式的理解歧义太多。

问 你认为当前的文学批评有什么特点？

答 我只能谈一下我看到的关于小说批评的变化。我喜欢寻找弱点。就小说批评来说，我们对小说形式的研究的忽视由来已久。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九七八年我曾将建国以来的《文艺报》等刊物作过整理，发现三十年来的所有文学评论文章，都是对作品的思想、技巧、语言、风格等的分析，而且所用的词汇最多不过几百个，太贫乏了，对小说形式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

阿城在前年的杭州会议上提出了“小说是什么”的问题，很值得思考。三十年来，我们没有一本关于小说理论的书。在西方，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创立了小说叙事学，而在国内，却至今还对之抱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拒绝态度。

问 现在评论界不是已经很关注心理学的问题吗？你能不能就此谈点看法？

答 关于创作心理学，目前比较集中地还是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以心理学眼光进

入批评实践的比较少。即便有，也有明显的弱点。

过去有些小说理论工作者对作家的创作心理作研究，往往依据的是作家自己谈创作的一些资料，其实，这是很不够的，有些结论也并不符合作家的创作实际。因为作家往往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的创作心理的，所以，对作家的创作谈，也要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则应该是作品本身。

青年作家莫言的创作谈，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他的创作实际的，但也有某种程度的掩饰。我以为莫言小说的重要一点，就是作家内在的犯罪感（不是犯罪，也不是犯罪预谋，不要误会）和压抑感。他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把母亲写得最坏的人。莫言以为，天才都是反对父母的。他对愚昧的批判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据说他在十五岁之前，没有穿过一双鞋）！这种生活在作家的心灵中长期作用，积淀成某种情感定向，从而在作家的创作中产生某种心理诱惑。又如，陈村的作品中，就隐含着一种死亡

感，他在创作中的兴奋的标志便是一种死亡感。

问 你所强调的要在对作品的细致分析中，把握作家的立体意识，并力图揭示阐明它。那么，你对阿城所提出的问题，作过怎样的思考呢？

答 我就想思考一下什么是小说。现在有一种“宏观把握倾向”，就是所谓“‘性’定论”，对小说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诗化倾向”、“象征性”、“多义性”、“空白”等概念。我对此颇抱疑虑：一首诗写得“富有诗意”，应该是好诗；为什么小说写得“富有诗意”就是好小说？如果确实如此，那小说的自我规定性又体现在哪里？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它的审美意义难道应该体现在其他艺术样式的本质特征上？如此类推，散文写得“富有诗意”就是好散文；戏剧写（演）得“富有诗意”就是好戏剧……其实，这种观点，是将“诗意”作为一般的审美评价，而把它本来外延过分地扩大了。基于这样的观点和批评现状，我提倡多对小说进行本体上的研究。

问 对小说的本体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请结合你的批评实践和目前我国的批评现状，谈谈你的体会。

答 我觉得自己比较薄弱的一点，就是缺乏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西方的文学批评，从形式主义、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都有一个语义学的背景。而我们的汉语语法本身就比较混乱，我们对小说的语言，也缺少把握。我认为，现在小说家对语言的把握，要比批评家内行得多，小说家把语言玩得很透。有时会出现小说家看不起批评家的现象，这是不是原因之一？另外，对于小说的空间与时间的研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问 刚才你谈到阿城提出的问题：“小说是什么？”而且似乎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你很有启发，你能否比较详细地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答 小说是什么？要试图彻底地解答这一问题，势必会陷入无底的深渊。但是，小说的诗学要走向科学的道路，又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就象哲学需要回答哲学是什么，美学

需要回答美是什么，历史学需要回答历史是什么一样。

毋庸讳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又确实在回避这一问题。于是，小说有时成为新闻，成为报告，成为时事，成为政策，成为政治甚至可以成为无所而不为的工具，重要到成为“反党的工具”。结果小说失去了小说的本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至今尚未建立起我们的“小说学”。

新时期文学在近两年来所以表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姿态，就在于小说对于自身的反省。小说不再象以往那么自信了，它开始学会了照镜子，留意自身以往的模样，并且开始流露出一种不满的神情。《爸爸爸》、《小鲍庄》、《透明的红萝卜》、《你别无选择》等引人注目的一大批小说，作为创作的实绩则充分体现这种怀疑精神。

问 这么看来，小说的发展、变化与小说的本性是分割的？

答 是的，这一次意味深长的小说探索，使小说的意识回到自身，它带来一连串我们以

往所来不及或者根本没有思考的问题：小说除了现存的方式外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怎样认识情节模式的有限性、小说非虚构方式的可能性、小说语言的自存性？人物是否可以超越？细节的单一表意是否可以超越？传统小说提供的要素是否是组成小说的终极？等等。这些问题由于产生于创作的实践之中，而不是来之外来知识介绍的横移，更不是来之某种体系需求的构制，因此其理论解答的急迫性将不容忽略。

小说在对以往历史的自我反省之中寻求未来的“自我”存在形态。从实验的意义上看，近期的小说裂变，使以往小说的实际地位要进行一次新的调整：由于有了阿城的作品，邓友梅小说的地位不得不作某些挪动；由于有了韩少功的《爸爸爸》，他自己以往小说的地位也都不得不改变一下……

不仅如此，小说的新探索，也会给旧有的理论秩序带来困惑与不安，尽管这种困惑与不安还未达到小说理论自我反省

阶段，尽管这种骚动还居多停留在读得懂与读不懂上，但是，可以肯定其变化的大趋势则是无法拒绝的。

问 你的意思是说，对小说自身的反省是由小说的新探索带来的？你能否进一步谈谈我们今天正视这一问题的意义？

答 小说是什么？这个涉及到本体性的问题，对其意义的大与小，冲击波的远与近，虽然各有不同看法。但是，今天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至少不能回避这一现实：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阿城的《遍地风流》，何立伟的《一夕三逝》、《影子的影子》，郑万隆的《异乡异闻》乃至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冬城》，残雪的《公牛》、《山上的小屋》……这些作品都是不是小说？如果是的话，那么原有的关于小说的定义是否还有规范效能？如果是已经失去效能的话，那么理论的重新确立是否急迫？而事实上新的定义又如何确立？

试想一下，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头几年里，沿袭一定模式规范的小说是否怀疑

过自身的模样？没有。那时候的小说由于肩负过重的使命还未来得及思考自身。而人们所关心的是小说作为一个讲台、一个话筒所发出的声音。那时候，整个同代人表达自己的声音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文学发出的。小说超出了“国界”，取代了其他还未恢复常态的部门的作用。很多事实表明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潜力，干预生活所带来的激动人心，它所表现对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多少掩盖了其对自身的思考。

如今，新时期文学已经经历巨大变革的十个年头，社会生活的各个职能亦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各个讲台亦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文学的声音开始回归自身，虽然它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原先那么重要，但却更合理。一句话，社会的各种职能回归于自身的安宁局面唤醒了小说自我反省的兴趣和能量。这种兴趣与能量使得我们从原先对小说反映对象的专一关注转移到同时也关心小说的自身。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那么是否应当有一种关于小说语言而不是一般汉语、一般文学语言的研究？

小说又是一种叙述的特殊形态，那么，是否应当建立一门研究小说叙述形态的美学？包括叙事的体态、语式、结构与模式。即便是小说反映现实生活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也会提出它的最近疑问：情节是否无所不包地囊括无穷无尽的生活的原生状态？是否能胜任地表现生活中大量的真正“戏剧”和“悲剧”？除了小说惯常所追求的确定性外，是否可以追求更多的非确定性内涵？如此等等。我认为，“小说是什么？”这一命题的意义正是表现了这样一种创作实践希望理论进行再思考的愿望。

这种愿望再一次证明了：“小说是什么？”——一个古老而又不会衰老的命题的生命力。



籍贯号称广东中山，本人却于一九五一年生于上海。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中长大，有过平平常常的经历。上小学、中学，即使一九六八年赴崇明农场四年，一九七三年调到工厂，依然是非常年月的普通经历。生活太寂寞了，家中那狭小而终日没有阳光的阁楼，滋生了我那难以摆脱的忧郁感，有人把这“吹捧”为出色的艺术感觉，使我脸红而不敢领受。一九八五年调入作协上海分会理论研究室，至今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出了一本书，得了几个奖。终于，写作成了我的工作，而我却要永远为失去了的业余爱好而苦闷很久很久……

程德培